

五

鮚溪醫論選中編



鯀溪醫論選中編卷五目錄

蟲門

論諸蟲 蟲論 蟲積論 書臨證指南蟲門後 書臨證指南吐衄門後

邪祟門

論邪祟

卒中門 真中類中併載此

中風證治論 中風閉脫辨 中腑中臟辨 論真中風類中風 酒人

多中風說 書臨證指南中風門後 中食似中風 卒中暴中禁喧鬧

移動 卒中暴厥癇魘跌暈戒移動 論類中症不可妄用再造丸

風寒暑溼燥火門

書臨證指南風門後 傷寒六經晰義 讀傷寒論附記 四時皆有傷



寒說 陰證陽證辨 傷寒須觀兩目 傷寒汗宜早下宜遲 治傷寒

勿拘古方 書臨證指南寒門後 訛稱陰證辨 夾陰傷寒辨 中暑

中熱論 書臨證指南暑門後 暑瘧暑痢 論濕證 書臨證指南濕

門後 濕論 濕氣論 論燥證 書臨證指南燥門後 燥論 燥氣

論 火論 論火證 升陽散火滋陰降火辨 虛火伏火論

溫熱門

書臨證指南溫熱門後 風溫濕溫辨 春溫有二 書臨證指南風溫

門後 辨濕溫

疫門

溫疫原考 疫症關係全在虛實二字論 治疫必須解毒 論瘟疫

瘟疫說 疫為血脉凝瘀 疫分胃腑胃經辨 書臨指證南疫門後

解溪醫論選中編卷五

吳縣陸平一培治選

妹陸詠媿佩玢

妹陸詠嬰佩珣

弟陸成一培初同參校

弟陸循一培良

弟陸膺一培善

蟲門

論諸蟲

羅整齋

凡蟲之為病。其類不一。而其為害。則為腹痛作止。往來無定。或不時嘔蟲。或嘔青黃綠水。坐卧不安。或面色青白。而唇則紅。但痛定則能食。便是蟲也。而其所以生者。由濕熱。由飲食停積。固有之矣。此必臟氣之虛弱。不能隨食隨化。以致淹留而生。非獨溼熱已也。治之者。雖當去蟲。而尤宜以調養脾胃為主。但使臟氣陽強。非惟蟲不能留。亦自不能生也。乃無後虞。

蟲論

莫枚士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三尸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癰疽疔之蟹癰蛇癰難離。及諸癰門之蜣螂虻蜂蠅蟻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為癰疽。散於經絡為癰也。至若五臟之勞。有五臟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即假於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尸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尸九蟲相感。則毒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臟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病源卷二十三云。尸蟲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又陰尸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蟇。經宿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尸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由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尸注疔蒸諸大症。若僅執濕熱生蟲風能生蟲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蟲積論

杜桐峰

蟲由濕熱鬱蒸而生。觀之日中有雨。則禾節生蟲。其理明矣。古分九蟲。五尸等論。余謂自積成蟲。難以定名。若盜食人之氣血。得其清者。謂之靈蟲。久能移害於人。即勞蟲。傳尸尸疰之類是也。若採人之飲食。得其濁者。謂之物蟲。久而能變異。即寸白。虬蟲。魚鼈癰瘕之類是也。故物蟲者。多因自積而成。乃有形可驗之物。治宜以有形相制相畏之藥。如雷丸。蕪荑。使君。川椒。黃連。苦楝之屬。靈蟲者。多因自虛而致。乃變化莫測之物。治宜以氣類相感之藥。如桃仁。川椒。蘇合。香麝。香硃。砂之屬。外有鬼氣中惡。亦靈蟲之類也。因飲食蟲蛭。及果中毒蟲。亦物蟲之類也。治宜格其物理。考其所畏以制之。又有久患勞瘵。氣亢血熱之人。勿用辛烈等藥。大抵人面萎黃。四肢無力。飲食不為。肌膚乃血氣虛損。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皆有蟲積。宜急攻之。若待成靈。傷殘藏府。不可救矣。服蟲藥宜前半月上半日。蟲頭向上時。忌妄言預洩。蓋蟲既有靈。能拒避湯藥故也。

書臨證指南蟲門後

陸履安

考諸蟲類雖多。其緣皆由飲食停滯。濕熱鬱蒸。變化而成者也。凡面色萎白。黃黃。飲食不為肌膚。起伏作痛。聚散不定。痛止即能飲食者。皆有蟲積。其蟲或從嘔。或從小便。或從大便而出。治法當觀其微甚。若蟲勢驟急者。亟亟當用攻逐之劑。如黑丑。枳榔。大黃。胡粉。山稜。莪朮之類。蟲去則調其中焦脾胃。緩者用酸苦泄熱燥濕。兼以相制相畏之品。如川連。胡連。蘆薈。貫衆。苦楝。烏梅。川椒。雷丸。蕪荑。使君。榧肉之類。兼弱者。兼運其脾胃。滯者有積。兼消其滯。蟲症治法。大畧如此。

書臨證指南吐衄門後

華玉堂

竊攷吐衄本屬肝胃症。因厥陰之邪上逆。衄不能安。故從上而出也。今所編輯之方案。皆因客邪病而致吐衄者。雖有瀉心湯。桂枝黃連湯。安胃丸。方等等。然皆不離乎仲景之烏梅法。法以苦辛酸寒熱並用為治。當與嘔

噁噦吐門同參。至於幼穉。有吐蛔瀉蛔及諸蟲之病。治標則有殺蟲之方。至於治本。則有溫補脾胃。或佐清疳熱。前人各有成法。不必重贅。

邪祟門

論邪祟

羅教正

內經未嘗論及邪祟。其言邪氣盛則實者。指六淫之邪。非世俗所謂神鬼妖怪也。丹溪云。虛病疾病。有似邪祟。蓋氣血兩虧。痰客中焦。以致視聽言動。皆為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由此觀之。何鬼祟之有。雖然。幽谷深林。時有猿精狐怪。空房古廟。或多怨鬼愁魂。然必因虛而入。蓋正氣虛。則不足以勝其幽潛。更必因心而客。蓋邪心起。則淫亂之鬼怪乘隙而來。乃致面黃肌瘦。或奇夢驚心。或昏倦嗜卧。或飲食久絕。而神色不變。或妄言禍福。而明徵不謬。其脉乍疎乍數。乍大乍小。凡遇此症。以補虛安神為主。有疾者吐之消之。有積者下之攻之。用灸法以治其外。正言以醒其心。未有

不愈者。若張皇無主。純用攻擊。不惟病不去。而命亦危矣。

卒中門

真中類中並列此

中風證治論

張景岳原本

朱端生

風之為病。最易誤治。誤治者。在不明其表裏耳。蓋外風者。八方之所中。內風者。五臟之本病也。八方自外而入。先有發熱惡寒頭痛身痛之證。此因於外者。顯然有可察也。五風由內而病。則絕無外證。而忽病如風。其由內傷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經曰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何也。蓋肝為東方之藏。其藏血。其主風。血病則無以養筋。筋病則掉眩強直之類。諸變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屬於風。謂之屬者。以五氣各有所主。如諸濕腫滿。皆屬於脾之類。其義同也。蓋有所中者。謂之中。外感也。無所中者。謂之類中。內傷也。故王安道有類中真中之辨。後世不明此義。不惟以類中者。認為真風。而且以內奪暴厥等證。俱認為風。誤亦甚矣。夫

外感者。邪襲肌表。故多陽實。內傷者。由於酒色勞役。七情口腹。致傷藏氣。故多陰虛。凡藏氣受傷。脾虛者。病在四肢。或多痰飲。腎病者。或在髓。或在二陰。心病者。或在血脉。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營衛。或在聲音。肝病者。或在筋爪。或在脇肋。故東垣曰。有中風卒然昏憤。不省人事者。此非外感之邪。乃本氣自病也。夫人生於陽。根於陰。凡陽虛則氣衰耗。故病在元神。神志為之昏亂。陰虧則形體壞。病在精血。故肢體為之廢弛。倘以神離形壞之證。不求根本之虛。而以風治。鮮不危矣。然外感者。非云絕無虛證。氣虛則虛也。內傷者。非曰必無實症。有滯則實也。治虛者。當察其在陰在陽。而直補之。治實者。當察其因痰因氣。而暫開之。此於內傷外感虛實攻補之間。最當審其有無微甚。而配其治也。甚至有元氣素弱。猝然仆倒。上無痰。下失禁。瞋目昏深。此厥竭之證。尤為風邪無涉。使非大劑參附。或七年之艾。破格挽回。又安望其復真氣於將絕之頃哉。倘不察表裏。不辨虛實。但

以之為名。多用風藥。不知風藥皆燥。燥復傷真陰。風藥皆散。散復傷元氣。以內傷為外感。以不足作有餘。此促人之死也。可不慎哉。

中風閉脫辨

陸定圃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口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脉大。以為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脉虛大。以為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脉而遂謂是脫症也。

中腑中臟辨

蔣星堦

病機要云。中腑者宜汗之。中臟者宜下之。此臟腑二字。實是指經腑言。腑無汗法。入臟亦豈有下法。五臟者。藏精氣而不寫。故滿而不能實。六腑

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此臟宜補腑宜通之要旨也。考長沙百九十七法邪歸中土乃可議下。其少陰急下三條指轉入陽明腑證者言。仍是土鬱奪之之義。如已臟真失守而復瀉之是虛虛也。古於汗下之法禁例甚嚴。宜宜如是之倒行逆施乎。觀其論中腑曰脈浮惡風寒則明是中經論中臟曰大便秘結則明是中腑。辨名正誤庶於立言之旨有合云。

陸平一曰。此辨極確。應易機要云中經者宜汗之中腑者宜下之。蓋腑者府也。猶言外府也。臟者藏也。猶言中也。此臟腑二字乃表裏二字之代名詞。古醫書中言表裏者往往亦如是。須就上下文活看。又機宜所云宜汗者專指外中風寒症言。所云宜下者專指邪歸胃腑言。非泛言凡卒中症及概括其他各府也。

中風證有真類二者。真中風外感表證也。類中風內傷之裏證也。二者不明。未免誤人。其外感者。經曰。風為百病之長。靜則腠理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勿之為害。否則天有八風。乘虛感襲。患此治宜疎泄。但分中經中臟寒熱虛實。若中經者。邪在三陽。其病淺。中臟者。邪入三陰。其病深。在經不治。則漸入臟。由淺而深也。因寒者。則拘攣痛急。而脉浮緊。因熱者。則弛緩不收。而脉浮洪。又正勝邪者。可直攻其邪。正不勝邪者。則必先顧其本。或攻補並施。酌體氣而治之。其內傷者。不由外感。是屬內風。如病機篇所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風掉眩。皆屬於肝也。夫肝為東方之木。其臟血。其主風。肝血病而筋失所養。筋病則掉眩強直。以及神魂昏憤。口眼歪斜。牙緊語澁。吐沫遺尿。痰壅癱瘓之類。無所不至。此內經所謂厥逆內奪之屬。設以治外風藥而散厥逆。非即散元氣乎。治此者。以養肝為主。鎮肝息風佐之。則諸證自愈。但須分寒熱氣血陰陽。孰輕孰重。權變用藥。方得中綮。若

拘方書。以某經用某方。恐膠柱鼓瑟。未必適中也。經曰。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不收。然不可拘。寒盛則血凝而滯塞。故多拘急。熱亦拘急者。以大盛則血燥。血燥則筋枯也。熱盛則筋軟而不收。故多弛縱。寒亦弛縱者。以寒盛則氣虛。氣虛則不攝也。至於偏枯痿弱之類。本由血虛。然氣血不相離。補血者。當知血以氣而行。補氣者。當知氣非血不化。二者各有所重。不得偏廢。夫人生於陽。而根於陰。根本衰敗。而人危矣。所謂根本者。腎也。然腎虛有二。有腎陰虛者。則多熱而燥。宜用涼潤。彼參朮姜桂辛溫之類。不宜輕用。有腎陽虛者。則多寒而濕。宜用溫燥。彼參朮冬石斛清涼之類。皆非所宜。又有腎陽虛而液燥者。又宜溫潤。而不宜溫燥矣。若氣虛猝倒。汗出遺尿。口開涎流。癰軟不語。此氣脫危候也。倘無痰火等證。必須大劑參附耆朮。或可挽回元氣。隨以歸地枸杞補真陰。以培其本。蓋精即氣之根也。經曰。精化為氣。即此之謂。而或妄言中風。投以剪風化痰之藥。以散其

氣何能救乎。余因此證不明久矣。庸醫固莫知。即河間用汗下。亦以實證治也。東垣丹溪所論。間有所得。而觀其用方。則以小續命湯。此治外感則可。又以大秦朮湯為養血。而寒散之藥。居其大半。若羌活愈風湯。更覺不可。後之醫者。勿泥古方為可。

酒人多中風說

沈明生

按中風之證。先哲皆尚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而未嘗言虛之所自。乃後世輒指之曰。某中風。因少年曾多斲喪也。某中風。因高年尚有侍姬也。以余視之。房勞致虛者。固眾。而沉湎致虛者。尤多。蓋嘗歷治中風之人。強半係善飲者。亦大明驗也。按內經云。飲酒中風。亦名酒風。醫壘元戎云。酒濕之為病。亦能作痺證。口眼歪斜。半身不遂。云云。丹溪亦曰。頭風之病。多見於嗜酒之人。頭風眩暈。即中之漸也。是知酒人多中。洵不誣也。蓋酒性溫散。善解腠理。衛虛則外邪易入。酒氣濕熱。能釀痰涎。痰多則內風易動。當

少壯時血強氣雄。不能為害。中年以後。經脈骨肉。皆糟粕之味所積。穀食漸減。蒸胃腐腸。雖或色澤榮華。而中實敗壞。譬之本根朽蠹。未遇狂風耳。丹溪言中風主濕與痰。雖未嘗專指麴蘖。然致痰濕者。莫盛於酒。豈徒以衽席議虛哉。若酒色並嗜之流。又為雙斧伐木。其仆可立而待。不得獨究狂樂矣。

書臨證指南風門後

華岫雲

經云風為百病之長。故醫書咸以中風立於首門。其論症則有真中類中。以及中經絡血脉臟腑之分。其論治則有攻風刮痰養血潤燥補氣培元。因症而治。蓋真中。雖風從外來。亦由內虛。而邪得以乘虛而入。北方風氣剛勁異乎。南方風氣柔和。故真中之病。南少北多。其真中之方。前人已大為詳備。不必贅論。其類中之症。則河間立論云。因煩勞則五志過極。動火內熾而卒中。皆因熱甚生火。東垣立論。因元氣不足。則邪湊之。令人僵仆。

卒倒。外貌如風狀。是因乎氣虛。而丹溪則又云。東南氣溫多濕。由濕生痰。復由痰生熱。熱生風。故主乎濕。三者皆辨明類中之由也。類者似也。近代辨證不明。醫者不分真似。每用羌防星半烏附細辛。以祛風豁痰。虛證而以實治。不啻如朽鑿之殊矣。今葉氏發明內風。乃身中陽氣之變動。肝為風木之臟。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內風時起。治宜清肝。滋液。熄風。濡養營絡。補陰潛陽。如虎潛固本復脈之類是也。若陰陽兩者並損。無陰則陽無以化。故以溫柔濡潤之通補。如地黃飲子還少丹諸方之類是也。更有風木過動。中土受戕。不能禦其所勝。如不食不寐。胃家空疎。汗泄。飲食變痰。治宜六君玉屏風茯苓飲酸棗仁湯之屬。或風陽煽動上潛。痰火阻竅。神識不清。則有至寶丹。芳香宣竅。或辛涼清上痰火。以上法雖未備。實足以補前人之未及。至於審症之法。有身體緩縱不收。神潰耳聾目瞽。口開眼合。撒手遺尿。失音鼾睡。此本實先撥。陰陽樞紐不